舒語不用多
李翺止衆竄
竄而雜處後
毋子孫不能
復天下取河
北此数語遂
壓倒昌黎
三叙讀其書
處從源發流
何等步驟
將借韓愈以

文品芾函卷之三

讀李翺文　　　　　　　　歐陽公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為。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為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迺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

美翺
羅大經曰吳孫秀云討逆濟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唐李翺云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此忠臣志士之嘆古今一轍也

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嘆一飽之無時耳。按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嘆見行有籠白烏白鸜鵒而西者號于道曰某土之守其官使使者進於天子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烏愈因為賦以自悼其不遇於時也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襍處兮咸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

收拾李此
點滴

脱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踈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滑憂可嘆也夫

歐陽文忠自稱六一居士謂琴一張棊一局金石録一千卷書一萬卷置酒一壺客曰此五一耳公曰一翁老於此五物豈不成六一東坡公嘗書六一居士傳後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

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于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致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二語是一篇大旨此後以宰相與諫官並列見諫官之職重正見係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處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范公自陳州召至闕拜諫官永叔為此書上之以激其言

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

舉宰相來並諫官見諫官重文氣何等朗烈

者言行道亦行也句方說宰相諫官不徧

上只是說天下之得失此御說係一時之公議

亦以上只是言諫官係天

道者任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

下之得失二
時之公議近
執事以下方
說到范公
設為士大夫屬
望之語以為
諷語婉調新

文勢轉摺
变化極妙

引陽城一段事
來說正以破其

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
賢者不能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語曰
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
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
陛下直辭正色面諍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
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
料于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
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
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為不然當

有待之意自此以下俱是言其未必有待

疊山謂此書當与争臣論並看予謂韓公辨諱種切令陽城無躲避處歐公更有婉曲風味似勝争臣論一籌然亦得韓公有諍臣論在前故此篇借来一照便有許多生發出多委婉

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後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

責范司諫甚是

極揣士心極看文法

思天子三語收拾上文有力滿鈞

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永叔文其原實出於韓但得法後更自加變態古人之

文有專學一家者有恭取諸家者有自出已意者永叔雖學韓柳而博采古今更自拔出机杼故能曲盡其妙成就一家之作令後來人無復措手也

䕺歐陽公詩話云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于書筆画遒健体兼顏柳為世所好朱文公亦云石曼卿詩極有好處真顏筋柳

祭石曼卿文

歐陽公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敭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

骨也

此乃吊曼卿而以此慰藉之之詞黄山谷所謂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是也

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横。風凄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凉凄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尚饗

附東坡祭歐陽公文云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不

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數計而周知今
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
異端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與為善而小人沛然
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
舞鰌鱔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
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
於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
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
追豈厭世之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

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廣緣出入。受教門下者。十有六年。於斯。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附王安石祭歐陽公文云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于中者。浩如江

河之停蓄其發于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餘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迍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决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

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吹噓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二祭文皆可與祭石曼卿並垂不朽

名園特遊觀之末今張大其事慨廣其意謂園囿之興廢乃洛陽盛衰之候洛陽之盛衰乃天下治安之候是至小之物關係至大有學有識方有此文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

有此文章方可傳不然虛詞浮語雖工何可傳

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于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為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園囿何關於世道輕重所以然者興廢可以占盛衰可以占治亂盛衰不過洛陽而治亂關於天下非為洛陽也文字不過三百字而其中該括無限盛衰治亂之變意有含蓄事存監戒讀之令人感嘆

狀物之妙非常人可及自有撫州即有此風景隱于前日而顯于今日以今日有臺而前日無臺也臺成而景現則此臺之勝不言可知

此上言未作

擬峴臺記

曾子固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于榛藂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

臺以前之景
以下言作臺
後之景凡八
景文法八變
平沙一景
浪波二景
高桅三景
秀壁四景
平岡五景
荒蹊六景
雲煙七景
迴晏八景

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艫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藂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優游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

釋撫州之善与裴公之治始見樂為不荒

此見民亦樂其樂意必如此然後說得擬現臺之意親切有味

其遠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抱鼓之警發召之後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于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按王摩詰輞川六言云桃紅復含宿雨柳緑更帶輕煙花落家童未掃鶯啼山客猶眠胡苕溪云每哦此句令

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余讀峴臺記。如微風遠響。與雲煙開斂之句。真令人坐想峴臺也。

朱文公曰山谷詩云对客揮毫秦少游盖少游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亦可見其少年英氣處也然好處自是绝好

闡其至疑之疑其英氣太露惟公至外也見其猶有英氣元豐至隱然見其英氣始収歛

秦少游字序

陳師道

熈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閒見如客。楊秦子過焉。置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余病卧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說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為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於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別去。余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余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余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

少游嘗因晚出右掖門作一絶云金爵觚稜轉夕暉飄飄宮葉墮秋衣出門塵漲如黄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識者以爲少游作此黄門校勘而斷耀如此必不能遠到也師道此序微有箴規之意

按陳師道嘗次韻秦少游春江秋野圖云江清

下無雜事。頗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頗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遺人。流聲無窮。爲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乎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嘗試以語公。又以爲可。於子何如。余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爲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材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將屢驚焉。

鴻艫木霜落雁横空若個丹青表俟消着此翁蓋師道因秦詩有云請君添小艇画我作漁翁故次其韻言少游方見用於世非江湖之士不當畫之漁舟也與此序意同

不一身而已而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不捨子余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於世乃當守丘墓保田里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稱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痺御駑俟子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為子賀自此始

觀字少游一字大虛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登第歷秘書省正字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又以謁告寫佛書

為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為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年五十三弟覯字少章覿字少儀皆能文

師道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知其貧懷金欲為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觀書曰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

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
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為師道於公前
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幸公
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候公於
上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為相。又致意終不往。官潁時。
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
有嚮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年十六
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
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

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見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見蘇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喜作詩。小不中意輒焚去。

轉摺有力首尾無百餘字而勁緊束而宛轉凡四五次此筆力之絶者

識見超絶常人道不到處於此見荆公之學其名重于當時因之待君非偶然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舉世皆稱孟嘗君田文能得其賢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上以孟嘗君能待士是故歸之而終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強秦而帰）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孟嘗君但為雞鳴徇盜之雄者耳）豈足以言得士（豈足以称誦謂之能得士）不然擅齊之強（獨專齊之強盛）得一士焉（茍能得一賢士）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宜可以坐南面朝諸侯而制秦矣）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尚奚取賴於雞鳴之客之力哉）鷄鳴狗盜之出其門（雞鳴狗盜之客出於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此賢士之所以不至而莫能制秦也）

史記云秦昭王因孟嘗君欲殺之使人求解於王之幸

姬姬欲淂孟嘗君狐白裘時已献於秦王客有能為狗
盜者入秦藏中盜以献姬姬言於王釋之孟嘗君變姓
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追至客有居下坐者
能為雞鳴於是群雞皆鳴遂出關

此論有五辨五解每辨中先立公案然後起辨辭則隨辨而解之既解完又起後辨既設後又起别解
自位不在至位之賊也是第一設難言夫子不惟是非人且賞罰人
難意只在已則為之何以責天

春秋論

蘇老泉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

下之只明此意
曰夫子三句是第一解言賞罰亦無妨
自我非至何足為春秋是第二設維言賞罰非其不得
自夫子之作至在魯矣是第二解言賞罰果是

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借也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其為善其為惡可也繼之曰其為善吾賞之其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

眞亦象賞罰人也
要頓不自與句與後照應到此方說明與象一篇主意在此
百春秋之賞罰四句是第三設難言天子之權安可與象
自天子之權至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是第三

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象之書也象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象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象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象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象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象矣春秋之賞罰自象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象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與之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

解就周公攝位說出与象之意　然則句是第四設难如齊桓晋之句是第四解　夫子欲象二句是第五設難言何不遂与齊晋　有齊晋陽為尊周室固明以与象矣是第五解齊晋之心不同之惟象心存

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象周公之國也居象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晋文可也夫子欲象如齊桓晋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晋何也齊桓晋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

主室徒可与予謂孔子非思周公而以權与魯蓋是時侯國各自有史孔子魯大夫也故得以遍觀衆史因其紀年紀事之文而係以賞罰功罪之權以補王政之缺垂教萬世耳衆史亦周史也使孔子而晉大夫則請晉之乘亦可

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illegible]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illegible]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自先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

子貢之徒不達一段又說議作餘波

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子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按徐自溟謂春秋有案而無斷。聖人只是存個是非之案。留在那簡冊上。以示天下後世耳。何嘗有賞罰。何嘗

以權予魯。即如南宮羿奡禹稷數語。是非已自明白。孔子亦自不消替矣。此說極是。方孟旋亦云孔子作春秋以是非翊天子之賞罰。原非借天子之權來行事也。盖賞罰惟天子得以行。天子之事。皆天下公共的事。為臣子者皆得匡扶。如治水土乃唐天子事。而禹為之。除暴虐乃周天子事。而周公為之。賞善罰惡乃周天子事。孔子因天子不行賞罰。而以是非之公明之。不過以天子之權還之天子而已。非以權予魯也。蘇公此論本非正
但辨難自高

書言諷與直為諫則一但用之之術有不同耳此承上言諷未必見用而直有不可少申發用術前意

諫論上

蘇老泉

老泉別號眉山與子軾轍俱以文學著代時號謂三蘇大抵老泉文法宗自孟子七篇而東坡文法又祖自老泉來其文以氣為主如此篇論直諫不如諷諫其意專在用術朱夫子嘗駁之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伍舉入諫進隱語曰有鳥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居數月而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秦太后與繆毒通始皇誅毒遷太后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諫曰陛下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乃解衣伏鎮王下殿手接之迎后歸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

此處以己為勝于夫子不無過當但欲明善用其術桀紂堯舜引喻最見痛快

術之為用机智勇辯六也以机智勇辯運理論勢禁利誘激怒隱諷之五諫斯

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譔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

之謂術也今人只說術字不是道有道術仁有仁術何嘗不可

此引觸龍并羅趙卒諸人俱用理諭之術是五諫中之最善者也

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秦攻趙趙求救于齊齊欲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左師觸龍見太后曰老臣竊謂媼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左師曰媼之送燕后也祭祀必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哉太后曰諾并羅有杜郵之死結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秦使張唐往相燕共謀伐趙唐不肯行并羅見唐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于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乃行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趙王武臣為燕君所得因之欲與分趙地乃歸王有廝養卒請往說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為

此又引子貢
武公魯連諸
人俱以勢禁
為諫而術亦
不為不善矣

何如人此兩人名為求王寔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乃歸趙王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田常伐魯子貢往說田常曰吳強魯弱不如伐吳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也武功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楚欲圖周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昭王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而攻之者名為弒君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楚乃止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魏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尊秦為帝魯仲連往見衍曰秦棄禮義而上首功彼肆然而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又使女子嬖妾為諸侯妃姬梁王安得宴然而巳乎衍再拜曰吾不敢復言帝秦矣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啟張卿而劉澤封。田生說張卿曰太后欲立呂產為王恐大臣不聽卿

此又以田生朱建鄒陽為利誘之諫印証至利誘未有不投世主之所好而其說似為易入者此也

此又以蘇秦范雎酈生以

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萬戶侯亦卿之有張卿乃風大臣語大后太后賜張卿千金田生因說之令言于太后幷封劉澤張卿入言之乃遂立澤為瑯琊王

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朱建求見惠帝幸臣閎籍孺說之曰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誅侯旦日太后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出辟陽侯太后必喜君富貴益倍矣孺從其計果出辟陽侯

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梁王謀反恐誅往鄒陽求解罪陽見王長君請曰梁王誅則太后溫切齒側目於貴臣長君危矣誠能為上言之得無竟梁事太后深德長君而長君之弟幸于兩宮長君乃入言之

此利以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范雎見秦昭王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宦者曰王至雎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

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酈生謁沛公公

激怒為說術其用諷之變者乎

此又以蘇代是人蒯通三又為隱諷之益則術之善善者乎

與合上總斷以諷為諫其辭莫有善於

方倨床洗足酈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沛公輟洗謝之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曰今見木偶人與土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無為土偶人所非笑乎孟嘗君乃止楚人以弓繳感襄王。楚人以弱弓說襄王曰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加而弋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蒯通以娶婦悟齊相。蒯通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求臣亦循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未嘗求仕也願使使求之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是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迷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

立者文氣休暢
結以龍逢比干對蘇秦張儀正以啓心術与術行者之成敗文有法力

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横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老泉熟於世故深於人情料度臣主之交必須用術方其忠得行論者多病其術之一字并機智勇辯之用以

為蘇氏之學雜于縱横然借以行吾心之忠則為學術
經術故以大人格心之道律之則蘇說可駁以戇臣害
事之愚律之則蘇說可用誠願善用之何如耳

首段言爲將當定心
二段言義可以怒將士
三段言戰宜善養士中有五項各用五條長短相間順其自然所以妙

心術

蘇老泉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尚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

四段言將欲智而嚴

五段言將當知己知彼

六段言宜知理勢而能忍兵以持重為

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與動於險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

貴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力于戰范曰吾惟知練兵還將積穀豐財而已止与若泉意合

七段言宜知用長短之術

八段言用兵當使有所恃

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彊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

前后譬喻似同而意旨实異有此三句起后譬方不見重疊

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劔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篇中凡八段各不相屬然先後不紊由治心而養士由養士而審勢由審勢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備段落鮮明井井有序文之善變化也

御才將尤難句一篇主意此下論才將不可棄須用之之術何如耳虎豹是不可御之將牛馬是可御之將辨析得好棲

御將

蘇老泉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輻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

說先王尤得御將本意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宋惟一曹彬有三代將帥氣象

先反說勿先賞又反說宜先賞設此兩端以發己所見

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

破得是

固才字生出志字

以養騏驥譬御才大之將

以養鷹譬御才小之將

不辭者冀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為制馭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

到此始明白說出

再証先賞之說施之才大者結局在志大二字

余以爲帝之收三人服於固陵之不至

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者。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

此証不先賞之説施之才小者結局在志小二字

老泉主意在才大之將雖御故復從三人中獨舉韓信爲言而以知大計收之筆力最高

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然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

有此一段一篇精力愈倍

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老泉之學多出於縱橫故論御將以術然文章自是絕

人

威公即桓公避宋欽宗諱改稱威

管仲釋檻車而作相由鮑叔牙薦○豎刁易牙開方三小人也

管仲論

推論桓死而齊亂皆由于管仲不能舉賢以代相其論甚確

蘇老泉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公子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

少正卯偽僻之人孔子誅之子西覌之下

不甚斥三子之過惡而僅言其咈人情不可近此仲之失言也

罪仲不舉賢自代亦是但當時齊想無

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

又況威公之惡意矣縱有大恐未必能濟今人咎諸葛武侯不任賢而自勞以斃不知當時蜀亦無人天下事屈之而後知平時弄脣吻却易但主意甚高可為論法

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

管子疾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詘○史鰌以尸諫自謂不能進賢退不肖

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謝枋得曰此段是代管仲為謀文章最高處既攻擊管仲須是思量吾身生管仲之時居管仲之位為管仲之

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東坡作晁錯論范增論皆用此法

胡秋宇曰韓非言管仲隰朋而桓公不能用也似未可深罪仲矣但引二人俱臨沒時進賢可為切證

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二段文字如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不去呂后二事皆是窮思極慮刻骨作文非淺率所到必熟讀暗記

高祖論

蘇老泉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為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此一段如論之冒頭）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大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臣之意曰高帝之

方知其好或謂高帝終身委呂氏所愚何嘗知其必為禍而當去安劉之言特恐身後有變如七國之類耳恐未必是

以大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一問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衆人讀漢書然安劉氏必勃可令為太尉二句盡說高帝知勃重可當大事誰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句藏老泉學識未易及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日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侯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又揣摩高帝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皆是駕空憑虛自出新意無中生有文法蔚高○此一段如論之原題呂后既不可去

嗚呼一轉佳下遂放開說

接得緊亦說得新見斬噲之由

欲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夫嗾項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惡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于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本以高帝病中命平勃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高祖論前面不說破必逐節出新意立奇論直到此方入筆夫高帝之視

一篇意思至此方艷絶是以虛為實黠者發揮也

呂后。猶醫者之視毒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于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于惠帝之六年。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此段如論之詣題 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欲然從之耶。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此段如論之結尾

此論謂高祖安劉必勃之言是知有呂氏之禍其不去呂后一段意思尤高謂高帝命平勃斬噲是欲除呂氏之黨皆人所未發以愚見高帝安劉必勃之言若為呂氏必不對呂氏發之呂后在高帝時未必有異謀縱有豈不除勃斬噲是高帝溺愛戚姬入於讒言病中躁發恐未必慮此其立論若甚高義理恐未是前輩取之以其能於淡中出奇耳初學熟讀可發才思可長知慮不為無補云

謂得是坐受
其賂而得之
所亡异賂秦
而喪其所有
中說締魏楚
賂秦而破滅

六國論

蘇老泉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

警衛害曲盡矣約即蘇季子說韓王之論

正應不賂者以賂者喪

申說齊燕趙失強援而破滅

燕趙正惜在用武而不終

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城有限，暴秦之欲無猒，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彊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

三國指楚魏齊此下為六國區畫甚妙皆是無中生有亦是道理如此

此譏諷宋賂契丹事

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刼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刼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天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老泉論六國賂秦其實借論宋賂契丹之事而宋卒以

此亡可謂深謀先見之智

此書本欲求知卻說士當自重以孔孟主說意思甚高人都不覺其自處亦不小生出用我二字便有許多枝葉天地精英在聖人之一身聖賢精蘊在斯文之

上田樞密書 即田錫 蘇老泉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一篇之骨在此一句說天之所以與我者占滑地步高亦從論語中夫子言語變化來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第三句如此變化始有力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

一脉老泉自叙其所得于文者而為天之所与我知此占得地步高

此段論孔孟不肯棄天以自况以衛灵魯哀諷田公應遂天看他轉折跌蕩處

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去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為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

論聖賢之用心至吾事畢矣具見老泉一生學力筆力厥嗣東坡作韓退之廟碑如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岳等語似此等氣脈以韓公慇褒天後之李者多至爽天

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一此段力有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于人。此是說文公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于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

何等地步本欲求用而辞若無求用之心

老泉与歐內翰書說他學微文時工夫甚難与田樞密書却說得之甚易有若或起之若或相之之妙可見老泉學力淵源

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貴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此一段筆力尤高）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于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

老蘇自任大文章亦大彼此評論恐未當分明是以賈誼自居未見其人猶孟子然而無有乎尔意

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咲。譏
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
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踈濶。得以大肆
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温醇。遷固
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
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
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
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
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

自明其不矣
矣褻天有收
拾有關鎖本
訣求知却說
主當自重便
不放倒架子
而文字峻絕
豪邁不羈
諷田公不可
蹉天結有力

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有收拾有關鎖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此篇自待處不小責人處不恕一氣呵來而中間不乏曲折老泉平生學孟子當是從孟子語脉上得来

議論好筆力頓挫而雄偉画尽事物情狀

甚狎見親暱之情

甚恨見期望之情

甚喜稱善見綢繆周至之情學太史公筆筆〻画出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後感悟。推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

敘前後離合凡四轉而感慨係之氣雄語壯亦是老泉平日之志

況於二字極有分曉不然似以虜狄為大人便不可說於夷狄四

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彊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葸畏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

伊紹衍書

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後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爲贈

此作敘典昌言相遇本末而離合悲歡具見末述彭任之言似說開去乃是欲教昌言其白虜無能爲又見其有須不小立意既高文字復佶倔頓挫而蒼古真巨手也

不見是以怖平坂之後今之凶妬吾未其無備為也

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吏狀請以為贈

乎於斜叙夬昌言相遇本末右離合悲歡見之表述在

之言似議開去乃是欲叙昌言其回覆無諱以見其

八

看天子言就是天子氣魄此蘇公之雄傑處
此等文字從虞典商謨中脫化来類聖[illegible]君經氣象
寫至蜀不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何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来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

此等妙想當將以是將亂之形張公鎮之而定且贊詞中便畫出一個真像

此雖称述張公處置得宜實而護蜀人藏着老泉蜀人也

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顔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

此正天子所謂毋助變毋養亂不可以武競而張公至蜀所以歸軍而撤守

再提出畫像意此數語極精懇

說不必有像又說不可無像此三四轉奇甚

荊川謂信陵

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志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于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

君是太史公得意入本傳亦是太史公得意文字千古篇亦云

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茲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

張公至蜀未聞有殺寇功故老泉只說有亂萌無亂形惟雅量可以鎮之張公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且不絕之盜賊而欲蹐之于齊魯非鎮以雅量如何故末云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老泉此文通篇文勢騰躍筆力豪宕而大意只末三語足以括之然則善書張益像者老蘇也蜀人以張公之德澤畫張公老蘇以張公之神氣畫張公

木假山記

蘇老泉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梁棟則伐不幸而至於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則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　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山之濆（湧泉）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

以幸不幸三字反覆立說筆机變化文氣古茂

看此處轉折始入題亦只是影照語

此轉更高

前至此凡六轉

其理似不偶
應上有數存
閣中峯老泉
旨此旁二峯
見二子

其間疑有造物司之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梁棟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野夫樵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所敬焉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若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有所感也夫

天之生材甚難穗公父子乃天意所與加此切磋琢磨自為師友此公所以自重而有得于天之不偶然也

此篇頭使内外相形一句始皇本無此意是作文字之法要說他後面不是故先張大以虛作實也
此作与范增論俱是東坡晚年

秦始皇扶蘇論

蘇東坡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満浪反）海走（音奏）瑯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

文字筆力更高殊無老人衰憊之態

上既說智下又說不在智是何等開闔此意最是人說不到

在用趙高句說破病原

既說閹寺都不好了又將二個好人來說破又說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依舊不失上意

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蒙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此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沉于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

亟正天將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處東坡以秦法之獘斷之

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鞅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很頤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獘。夫

上面敘商鞅之变法始皇之奸殺肴此處解滑甚好

前面說始皇鷙悍已盡不如此存生議論便死煞了此篇精采正在此着

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形容商鞅之慘刻秦法之酷烈可謂盡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荅前一段問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蘇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說萬世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

再說商鞅見得非平易忠恕以法毒天下三句乃上粘商鞅始皇覆暴扶蘇見殺下涵漢武果殺戾太子反數意氣勢聯屬血脉渾融不見突兀處

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作此論妙法從老泉傳來今人作場屋文論當以此為法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反說凡議論不好事須要一段正說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皆是至人之言）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

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
也荅前段設問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
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而在於始皇之用趙高後
世人主用宦官者當以為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
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在於斯高
之亂而在於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
於殺者當以為戒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
宣任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于殺其禍反及子孫附入漢武殺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着眼目至盡在大節二字後曰全其一曰素不屑皆從此生引匹夫匹婦正見未必有大節故簞豆必爭伊尹事功莫大於相湯又莫難于相太中放之後之

伊尹論

蘇東坡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亦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羮而簞食豆羮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羮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

而人不疑其耕莘之節素取信於人故也論伊尹者無踰此篇

上皆泛論道理至此方入伊尹正意

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

以舜禹皐陶無擬伊尹見得舜禹惟不汲汲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伊尹惟素有不屑者足以取信天下雖讓与放異而心一也

重叢正意前說有守然後有為此說有

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蔕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皐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

昔惟其有
一頓一倒
之法

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
希闊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
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陳孟甞伊尹論云世傳伊尹負鼎俎干湯。孟子折之曰
吾聞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而他日又曰五
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往來
湯桀之間。不幾有要之迹乎。而湯信尹。不以無特操爲
疑尹亦自信事桀而與湯謀桀。直任而不以爲嫌。南巢
之放。湯猶有慙德。而尹自任。尹躬佐湯。克享天心。受天

明命。厥夏殷之際。未嘗有周家商奄仇民之慝。而方內晏如。追事太甲。居桐歸亳。如反覆掌。不動聲色。內不虞肘腋之間。挾幼主以竊叢。外不虞夏之故臣。乘國釁而興復。太甲居桐之三年。尹身在亳而代為王。雖曰總已以聽。無異南面而稱孤。視周公之負扆擁成王以朝。尤為過之。而不聞有不利孺子之議。冕服奉迎之日。尹不以騎虎自危。太甲不以芒刺見忌。周公之心。以金縢而白於人。以風雷而白于天。尹之心。能使信于湯。信于桀。信于太甲。信于夏殷之臣若民。升陑之舉。無叩馬之夷

齊。南巢桐宮。而放其君。無反戈之管蔡。蓋古今以來犯不韙之迹。而能無遺議者一人而已。此其一介不取生平。固素暴于世。而當其時。作用翕張之妙。必有以厭衆志而讋群情者。惜不盡傳於世。而不克覩其全也。後世人臣。或忌其重。而思避其迹。或居其重。恐不可輕去。而不能善其後。尹真不可及矣。

從孔子作案入荀卿罪大極滑大頭腦

非遠非深伏後未嘗異意聖人不能盡伏後李未有及意

引未及證極

荀卿論

蘇東坡

李斯師事荀卿倡異論故李斯敢為坑焚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崖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崖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

正是主案以定下面荀卿之罪

誰有此識力

誰有此膽力

誰有此筆力

不為夫子之所說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

荀獨曰字即是焚書坑儒之禍源洩李斯特甚李斯所能即与此照

有所顧忌与後奮然不顧照看總是極奸極詐的小人絶敢無忌憚

極推原得到不惟如見荀

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

卿肺肝且如見李斯肺肺役殺人一喻尤妙

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荀天下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按商鞅在秦孝公時論人不可多學為士恐妨廢耕戰此焚書坑儒之胎也荀卿論後王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故李斯是古非今者有辟此焚書坑儒之菑也荀卿之罪等于商鞅往者猶從祀文廟故貽代黜之

首言不能忍者不足為勇而有大勇者有大忍一篇主意也

此言圯上老人乃出而玉成子房非異物也

留侯論

蘇東坡

留侯者漢張良也世臣韓及秦滅韓良欲為韓報仇乞力士椎秦始皇于博浪沙中不勝少年悻悻氣黄石公命之圯橋取履因授以秘書佐漢高帝定天下有忍有濟卒為帝師焉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為勇也。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黄石公秦之隱君子也著素書六篇知秦將亡漢將興因以是書授張良為漢王師後不知所終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

此言秦暴虐誅滅天下子房逞于一擊不死者危矣此非能忍也

此言子房有大才不思隱

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將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此時子房尚不能忍此事見子房傳得力士提鐵椎重三百斤以擊秦始皇於愽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能獲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伊尹

[illegible]以成功故
善人抑而教
之耳

再引古之成
大功者皆有
忍有諸而子
房才有餘而
度量不足非
老人挫折而
陶淑之安能
忍小忿而就

為阿衡以相湯伐桀太公為尚父佐武而伐紂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此是老父墮履橋下命子房取履又命之納履與子房期以五更相會於橋上子房後至怒此一段事老父正以折子房少年剛強之氣使其能容忍楚莊王伐鄭。五伯之興始於莊王楚莊初威庸以自豐至寬已周而問曰而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勾踐為吳所敗棲于會稽使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勾踐反國乃苦心焦思置膽於坐臥即仰膽飲食每嘗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

大謀哉

此言子房能忍而後以教高帝卒能滅楚而成漢皆得自圯上老人來也

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暗說圯上相遇 而命以僕妾之役 暗說取履事 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因子房能忍又歎漢高祖能忍所以得天下此一段議論尤高 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韓信請為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

緒言子房外勉拘之政卷其大有為也

蹶漢王足因附耳語漢王悟立信為秦王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子房本大勇之人惟少年任氣未能涵養忍耐以就大功名圯上老人命之圯橋取履正所以折其不能忍之氣而教之以能忍卒之子房反以教高帝一生受用不盡皆一忍字收功立意超卓千古不磨

當惜增之才既爲不早當其殺卿子冠軍時而去豈不稱知幾之神耶

此言增謀立義帝則義帝

范增論

蘇東坡

范增者西楚霸王項羽謀臣也漢高帝与羽争衡用陳平奇計縱金反間欲踈楚君臣如具進使之類羽果疑增私漢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定矣須君王自爲乞骸歸直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霰音線暴雪也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

存亡誠增所共禍福況已殺義帝則疑增已深增不去此時見殺何怪陳平之善用反間也

此言羽既殺卿子冠軍不聞不殺義帝

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義帝命宋義爲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爲項羽所殺陳陟初起兵假楚將項燕秦太子扶蘇爲名二人已死矣陳涉詐稱其尚在感動人心楚懷王入秦無罪而亡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者立以爲楚懷王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後陰使人弒義帝且義帝之主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

增言不見聽至此而後議去晚矣

此言增與羽非有君臣之分而乃去就不明亦可謂之擇主之哲矣

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所不見處生議論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即上文弑義帝之兆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争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應上文疑增之本也夫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並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

陋矣雖然漢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此如韓文公諍臣論攻擊不遺餘力結句乃曰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如此方是公論若斷人之過攻人之惡沒人之善皆非老手

此論乃公謫居儋作耳深思結構如上層峰疊嶂曲折萬狀不可模擬大段以羽負弒君大罪增不能見幾引去卒懷憤中疽議論意見俱高出人一頭地一字一句誰得而增減之

此論先立冒頭然後入事文是一格

前一段把後一段意俱虛引起最好

此篇前面引入事說景帝時雖名為治平有七國之變駭製甚好

鼂錯論

蘇東坡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削亦反不削亦反○此如破題 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上殺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如彼承 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鼂錯 天下治平。暗說景帝時 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削七國事 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暗說七國反 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暗說鼂錯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也 則

大槩作文漸漸引入来

於錯之不自將處尋破綻主論

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讙譁不急匡

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此袁盎所以進斬晁錯之說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用大禹治水事乃是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削吳楚之命。乃為自

蓄欲報私仇反以亡軀語自衰古乱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凌稚隆曰鼂錯事實觀太史之言盎信東坡文字最服人處全在懸空議論于死煞處看精神如鼂錯論若徒說鼂錯

全之計景帝之怨錯錯之受禍果是因此非假設之辭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主意在此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此一段判斷鼂錯之罪至公至平錯聞之亦必心服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此一段最妙乃是無

不是便不服久必須為錯開一線之路防見作手

中生有死中求活方成議論凡作史評剖斷古今之功罪須要思量使我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處此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長策如奕棊然雖敗爲未嘗無勝勢雖勝爲未嘗無敗勢善奕者能知之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此是高見遠識深謀至論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晁錯之死古今嘆息然未有說出被殺之由者東坡此論前人所未發此等文字實天地間不可少者

怪石供　蘇軾

宜怪石耶說得許大又許古

真巧

奇句

筆不同而理同凡悟後引証皆如此雖然句冷雋妙絕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為而成。而人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

更巧案若無此供佛印一段亦覺寂無味了詩此一棹眼界更闊此清怪石供也因供叅寥

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群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赤璧與瓦礫等。而况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衣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

欲看作此文斯借佛印刻石起本又假設參寥之言引入純用虛幻

細喻

結處指實

咲曰。是安所從來哉。子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子既足咲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首是風趣飄逸

語奇崛

剝啄棋聲也作弈同

觀棋

蘇軾

予素不解棋。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為厭也。

五老峰前。白鶴遺趾。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歟棋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岩老輒就枕。閣數局

遊甚
此師所謂勝
固欣然敗亦
可喜

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脚棊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嬴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類也

余嘗謂棊能避世睡能忘世然棊類耦耕之沮溺去一不可睡同御風之列子獨往獨来善哉希夷深得其解吾老睡鄉矣

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東坡亦悟其前生為戒禪常衣衲衣故大悲閣記多叅禪語當其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月此心明語意高妙真如叅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也一心應萬事最難說得出只就

大悲閣記

此寺文字亦須識可悟養心之法

蘇東坡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化而為八萬四千爍迦羅首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

人身形容其維而後推本于心之至虚無物自觸而不乱至而能應也錢東湖曰此文皆吾儒大公順應道理非徒為佛作記

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身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御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躰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

一起頭至此究轉發明處態百出更不曾有剩語此等文字韓歐所不敢為此等見解韓歐所不能及由長公少悟禪宗心性超朗故其文独至

書畫吳佛

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執。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

坡有心者反說出憧〻往来之害則無心之能應意愈明徹

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手目

按師民瞻云佛印禪師東坡久與之游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来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床師曰山僧有

一轉語內翰言下即荅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所係玉帶須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玉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荅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咲而與之緣公有此胸襟故有此筆力讀大悲閣記只一段敘塑佛事儘亦瀟洒因欸生悟一句尤傑然

公有書若逵所書經後云懷楚比丘示我若逵所書二經經為幾品品為幾偈偈為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

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麤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達若能一念了是法門于剎那頃轉入十藏無一忘失一句一偈柬擾居士說是灋已復還其經

龍學參禪故是慧心人

文章之妙自然應節亦復如是

此公記一園亭而備君子出處之大節古之立言者行者如是也篇首二段前一段記作亭之由後一段起議論敘記者之意已含下可仕可隱意自首至多且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東坡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維張氏世有顯

友也記亭之美只收一句云凡園之物無不可人意便包盡前面其外其中數十句

出与處皆不可以有心為之也有心于出則懷禄而苟安有心於[illegible]為長沮桀溺遠親而

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遠親絕俗之譏懷禄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圃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

流俗張氏之異君築園于汴泗之間色迹論足政欲使其子孫可以仕可以不仕為其子孫之慮可謂遠且周矣

結束有風趣

衡。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

林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故此記云不必仕不必不仕又云開門而出仕閉門而歸隱云云似此胸襟方不為外榮所點黃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遊於物之內則因其美惡而生憂樂遊於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此時公自杭移守膠西人皆以公不樂此行蓋新法既行人事日非官府蕭條故也

超然臺記

蘇東坡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

前發超然之意此後一段叙意

按杞菊賦序云予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齋廚索然坡老當遷謫之餘窮空之際能遊于物之外而自樂其樂宜其節義文章照耀

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生焉可不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丘（縣名）高密（縣名）之木以脩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

又曰此等格調全是李太史公八書体隱然有弔古悲今之意情趣蕭然

為南望馬耳當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即秦始星遣盧生入海求羨門子高者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関名左傳齊宣公曰賜我先君履南即于穆陵即此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韓信與龍沮戰來濰水而陣即此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結句見超然之意

此篇不惟文思温潤有餘而説安遇順性之理極為透徹此坡翁平生實際也故其臨老謫居海外窮愁顛趣無不自得真能超然物外者

東坡胸中本無軒冕故其風神筆墨皆瀟洒

A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周公乃作嘉禾篇

漢武得寶鼎改為元鼎元年

文公得臣獲長狄僑如名其子曰僑如

善描寫

喜雨亭記

蘇東坡

旱而得雨坡公與同僚飲于亭上共慶而志之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于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日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

妙在此段點綴情景十日不雨未必無麥但極言不雨之不可耳

此處露出一天字末後歸之不空有脉絡

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于亭上。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下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

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其敘禾麥處何等切實其歸太空處何等脫化若後人作必用商羊垤鸛流膏布澤等語矣

先述酈元之說為辨駁地
次述李勃之說為辨駁地
此正說其何以聲如洪鐘
此又說其何以僅枹止響

石鐘山記

粒點處直是冠世文字不可不讀

蘇東坡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勃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

[illegible]描寫景奇句奇

又寫得奇

此方是石之所以鐘

此又是石之所以鐘

得此二喻絕艷若無一段

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明月。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竅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

通篇語意皆
小
一說酈元說
之不詳
一說士大夫
不肯夜泊絕
壁下
一說水師知
而不能言

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結局佳

水經怕經好事者一過便討出幽勝

鍾伯敬云真窮理之言所謂身到處不肯放過也○可見窮山水之情者不是好事直是虛心細心



贊明吳越之功与德全是以他國形容他並出來方見朝廷坐收王地不勞一矢知他是全了多少生灵表墳墓上尤切意在言外

表忠觀碑

蘇東坡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臣抃。趙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音流。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

當草昧之初就無覬覦之志錢氏保障一方以待真主可謂知義知命有功于國家生民

立兩柱看他嚴整處

通篇以疏為敍事之文絶

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唐梁晋漢周為五代是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冶鑄于山取地產之宝熬煮于海取為塩之利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屬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

是史遷風旨
功德兩字收
上有德于斯
民有功于朝
廷二柱意

子瞻表忠觀
碑終篇述趙
清獻公奏不
增損一字是
學漢書王介
甫以為諸侯

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納貢于大宗請命頭為屬吏）視去國如去傳舍（吳越王視棄其國如過傳舍之易也）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音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

王年表則非
也
不說朝廷如
何區處只收
拾在此三字
上
又忠他銘不
及此篇
雄壯語柔其
雄壯
忠誠語柔其
忠誠

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神宗降詔可其妙音院改賜名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安吉州苕水出焉。苕水自天目山而出龍飛鳳舞。萃於臨安。郭璞地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言田勢如龍之飛如鳳之舞萃于杭州也臨安古名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錢王仰天指江而誓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殺劉漢宏誅董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以銘其功虎符龍節。以旌其忠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長江西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以玉帶跨馬而蹴毬休息

功于天子

孫亦妙

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筐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符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斯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東坡作表忠觀碑王荊公置坐隅葉致遠楊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對曰

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楊
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諭蜀文封禪書耳
雄術著於太玄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其敘事典贍若此
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
似子長何語坐落慷慨公徐曰楚漢以来諸侯王年表
也

貶于潮而潮祀公為神蓋公之生也參天地關盛衰及公死也是氣猶浩然獨存于是知公雖齟齬于人而能与天貫通也

論浩然之氣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文公上疏諫迎佛骨深明先王之正道以闢異端誠有功于名教乃貶謫于潮州潮之人以為神建廟祀之坡公亦見謫乃為之作碑文極贊公之正氣充塞古今而中間撰寓已意真方外之文也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即申伯呂氏乃姜氏即甫侯也初為呂侯後為甫侯傳說為列星。太宗師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車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

通天地貫古明豈是尋常議論而坡公乃以為理之常無足怪者豈是喚醒世俗之依阿腆涊者

褒文公只消此數句得此廟碑非東坡

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孟賁夏育勇士二人儀秦失其辯。張儀蘇秦戰國辨士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貞觀太宗年號開元玄宗年號輔以房杜姚宋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皆唐賢相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譚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晉東漢魏及六朝也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

不能為也非韓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此一段論文公浩然之所發

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二句直是為下數句之綱疊用能不能字全得淺面二鎖如長江大河之勢一

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衡山秋有晦雲公禱之而立霽而不能回憲宗之惑。憲宗迎佛骨公諫不聽而貶于潮能馴鱷魚之暴。潮有悪溪鱷魚害民作文投之魚去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憲宗得愈表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踈任可且內移貶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省之事使愈與李紳相交戰鬪遂以毀誘浮上奏罷愈為兵郎侍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

憚便佳能開衡山之雲此是天也不能回憲宗之惑此是人也以下俱是一天一人

此言民心思慕公德澤甚深故新廟之言出無不歆然響應

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哲宗元祐五年庚午）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

結言公之神如水流行無月不在天地剛應前浩然之氣充塞意

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宋神宗元豐年故榜曰昌黎伯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

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
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畧扶桑
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
滅沒倒景不得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
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
於餐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此碑自始至末無一字懈怠佳言格論層見疊出如大
牢悅口夜明奪目蘇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其
關係世道甚大

發明天人意好序文理致甚長然亦人所可到至於銘詩則不可及矣

三槐堂銘 并序

蘇東坡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

天之未定

天之既定

前言其可必畜也矣此言天之果可必也正是決詞以應天可必之說轉的有證

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王祜）顯于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魏國文正公旦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身責報于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素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

三槐之兆不豈无文正公而又以屬於後人見王氏之得天未已

瓜熟處亦無蹊語更見是學史記

惟德之符德字便不苟若謂功名之者

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為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

嗚呼休哉。

王晉公祐事太祖為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本祐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卻左右欲與之語祐徑趨出至魏得彥卿家僮一春秋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貶時朝賓送于東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著文正公旦也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矣已而果然

此言廢法任意之不可其變化縱橫處未可及

他人說箭漏

徐州蓮華漏銘

東坡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于天下。作蓮花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漏則決之而更法。人莫不咲之。國子博士傅君裼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于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于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于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

有如此弘大著手無有也

歸到為吏上更出人意表坡公文字全是無中生有

于三尺之箭五斗之鉼雖疾雷霆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羸使凡為吏者如鉼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按婁迂齋曰坡翁最長于物理上推到義理精微處妙于形容而引到吏身上尤佳余獨喜此銘變化縱橫讀之能益文人筆膽

戩始也哉生明旁死魄句出書經
玄雲磨墨也
玉兎用筆也
蓮乃兎毫

此銘不載坡集中真蹟藏于秀州項家乃知坡仙遺

龍尾石月硯銘 龍尾石出歙縣 東坡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者。哉生明。而運墨者。傍死魄。忽玄雲之霮䨴。覩玉兎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其如在。耿此月之不沒。

公有鼎硯銘曰。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暘蟲隕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圮。黝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為此昔未始。戲銘其臂如幻詭。

公又有硯銘曰或謂居士吾當往端谿。可為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為。曰以備

[illegible]久聞

[illegible]不載[illegible]

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真手不壞居士曰真硯

不損　紹聖二年十月臘日軾書

上先用筆

去宣[illegible]墨也

出書錄

明壽[illegible]硯句

欲[illegible]也哉上

汲黯[illegible]簡明照于古其[illegible]

[illegible]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者哉生[illegible]

龍尾石月硯銘

[illegible]

東坡

與可好作楚詞故以為此銘

老子云正言若反此足盡禪理

文與可琴銘　　東坡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醳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與可好作楚辭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鄒忌論琴云攫之深醳之愉此言為指法之妙耳

文與可卷舌直過其鼻經云不妄語者得廣長舌報

澹軒銘

以船撐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澹軒之上。出澹語以問澹叟。則味自味而色自形。

吾然後知澹叟之不澹。蓋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争。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奇甚

夕庵銘

與晝皆作霧散毛脉。夜氣既歸。肝膽是宅。我名夕庵。維以照寐。八萬四千。忽然如一。

内視之學夕字立名甚奇

嘗讀像擬紀勁遜齋云勃遜之會議於類或言路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為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鬷蔑一言得其為人予于遜之亦云然楊生云菊以黃為正蓋是謫黃州時常戲謔之語耳丁謂謫崖州嘗請客曰天下州

蘇子瞻像贊

黃庭堅

子瞻堂堂。出於峨眉。司馬班楊。金司石渠。閣士如牆。上前論事。釋之馮唐。言路以為階。而投諸雲夢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遊。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于初。而名之曰元祐之黨。放之珠厓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也。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也。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也。不自知其珠厓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丘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都執大客曰京師謂曰不然朝廷宰相謫崖州司户則崖州大也闊者絶倒亦是詼諧之談而凡品与蘋不倫

我游鈞天帝之所都。是老先生。玉色敷腴。顧我而歎。憫世垢濁。笑謂侍仙。畀以靈藥。稽首竟歸。萬里天風。碧山峨嵯月墮江空。

山谷與子瞻書云頃子鄭椽處得賜教。不以汙下。雖於獎拔。接引開納。勤勤懇懇。俯傴而忘其臂之勞。強駑馬於千里。不知其不勝任也。和詩詞氣高妙。無以為喻。往聞執事豈第之穀。今食其實。獨恨未有親近之幸耳。

忌字從功名富貴上生來故末以賤如泥土銷之

是空門話亦是涉世名言

妙解

寄蘇子瞻書

佛印

嘗讀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愿不遇於主上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一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存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驂鸞鶴翱翔三島為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昔有問師佛法在甚麼處。師云在行住坐臥處着衣喫飯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

今人解来者痛可追是此等見解人鈔

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要做甚麼。三世諸佛則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子瞻若能脚下承當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也

東坡在惠州。其家居浙江。以地遠無人致書為憂。有道人卓契順者慨然嘆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請書以行。佛印因致此書。或謂是正喬書。

此意是説德三良之殺而去先把天与漢高説起坡公胸襟宏肆故有此議論使知區區句獨見之言

膚言皆是皮膚可見者指

二疎圖贊

東坡

惟天為健。而不干時。沉潛剛克。以燮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凛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揚。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覩畫圖。涕下沾襟。

坡公若能如二疎則不至儋耳矣但為二疎易為坡公難

王定國真贊

温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凛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

腴癯委蛇精悍說未句在心說

富与寒反一不可曉訥与辯反二不可曉健与柔反三不可曉好說与無競反四不可曉不忘情与灰心反五不可曉

委虵者貴介之公子而知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參寥子真贊

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尫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為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予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奇甚

東坡嘗荅參寥書云專人遠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其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

更不能細說。大略祇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在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罨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當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若無醫藥。京死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

首言詔下詞和究聖主雖兵息民之德澤乃借為起詞非实頌也

謝講和赦表

岳飛

岳飛破虜幾還兩宮乃秦檜陰受金人重賂力主和議高宗恢復之志亦衰遂從其言與金講和詔赦天下并各軍班師飛軍中謝表實寓諷諫微旨云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恭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筭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霈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婁敬建議與匈奴和親以休兵息民而漢

此言漢晉和夷未歃皆盟則犬羊之不足取信可知矣

此言口誦詔書面有慙色其赤膽真吐露者乎

遂與魏絳叢策於晉公。魏絳上和戎五利而晉可其策皆盟墨未乾。碩[illegible]夷和。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辛之匈奴皆漢五胡侵而兩朝興師問罪則夷情叵測可知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匱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碩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廼講信而修睦。已撤還於境土。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覩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消埃。口誦詔書。面有慙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尚書云毋作聰明亂舊章徒懷猶豫而致疑。文選云持猶豫之心來說邪之口謂無事而請。

唾手燕雲四
語莫是忠勇
激發惜志不
昭宣郡天聊

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帝王之兵以萬全取勝期收地於兩河當時宋以南渡而河南河北之地已悉為金人奪去唾手燕雲燕京雲門乃帝王之都今為夷所有終欲復讐而報國金人虜徽宗欽宗則是君父之讐不共戴天矣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忠烈事實不妨詳錄于後

高宗問岳飛曰卿得良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啗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

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高宗稱善○武穆滿江紅詞云怒髮衝冠凭欄處蕭蕭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池州翠光亭詩云愛此倚欄杆誰同寓目閑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騷外征帆杳靄間余雖江上老

心羨白雲關。本集不載。

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王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

岳霖父飛被檜禍。變姓名。匿大河民間。子孫遂家焉。至

今遺有故宋勑命及武穆征討鳴金一面。每值時世方隅有警。則此金不敲須鳴。岳霆飛第五子。知允震在黄梅可依。潜奔聚焉。檜宿恨尤存。惡岳州與飛同姓。改為純州。子孫亦不敢以岳為氏。孝宗登極。卹録。與恩者祗原徙嶺南雲雷交裔。而此派不及。至追贈忠武鄂王。震霆子孫在梅地者。悉宗鄂姓入。今析為十三户鄂家云。見湖廣總志

晉陵沈湛源纂武穆全書。其序畧云。嗟乎武穆王蓋千古人豪也哉。靖康之季。建炎之初。宋淹淹無復生氣。王

起行閒夷劇盜。破黠虜。如履諸掌。一時諸將摧蕩之鋒罕出王右。金人畏勝。徒挐比遁。而奸檜張彌天之網以丼心王。王始折八翼。而纍纍死三字機穽。夫檜安足誅也。余所誅者。非制使之俊。而魏公之浚也。浚于王。亦旣知其忠孝。奇其能軍矣。浚位侔將相。宋高所倚以督護諸將軍。彼其君臣造膝而密籌者。舍王其誰推轂。而忍聽王之爲奸檜刀俎也。王繫獄對簿。鍛鍊卒無可按。此時而浚等顯告于朝。請以百口殉王。宋高未必不悟。浚一倡。而諸鎮將豈無扼腕豎髮。而救同體也者。獨奈何

而僅一韓王世忠獄吏面詰之外無聞也王死而長淮以北大江以南無復堅壘完城向微航海而乘輿又朔漠矣浚詎唯不可謝王而且不可謝宋高不可謝天下然則殺王者非檜也俊也而寔魏公殺之也魏公位踞王上心嫉王能而徒以分德瓌禁旅大開釁郄遂袖手塞名而聽王幽囚以中檜計嗚呼戡亂非一人任也況一人而為千萬人之人者耶大臣謀國如將車然轂輻銜軫驂服茀輔注若血脈調若膂呂乃可以馳峻歷險千里無留行未聞持轂者不顧其馬聽人之紲縛之絓

殺之而曰持轂者固愛馬也吾不信也古云得銳士千
不如得良將一又曰重臣持衆大將不威信夫余悲王
之忠勇冠絕今古為虎為熊敗于瓶鼠而瓶鼠之雄獨
得以勳名自托于世也為之吐懣而說如此云
葉紹翁吊詩云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如
今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疑塵空偃月堂
空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鴟夷理釣船
又條有悼吊之云中國中分事已非將星一隕帝星微
金牌總為金酋發王節誰迎玉輦歸數既有南還有北

天胡生檜復生飛。西湖雲掩西山雨。恨滿英雄淚滿衣。

○浙江按察司址。岳王之故宅。東南有井。王之女痛父冤。抱銀瓶而死焉。用亭覆之。榜曰孝娥井。西蜀劉瑞作銘曰天柱虧。日為月。禍忠烈。姦檜孽。叫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滅。

朱文公曰胡澹菴此書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廬陵胡公任樞密院編修上封事乃排和議乞斬秦檜孫近王倫不避斧鉞而

上高宗封事

胡澹菴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此八字的當王倫出身本末見王倫責國之由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好句法是欲劉豫我也。好句法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

精忠足貫天日

就人情說來然可破除指天畫地之談緊到天朝拜犬豕處誠足羞愧蓋激怒之使猛省耳

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毁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

前面連下數可字故此處連下數不可字以破其說直以義理斷不以利害論

格言確論凛凛而出忠義激發而肝膽畢露真足寒奸邪之膽而奪之氣挽回一時之國勢

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丼心爲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纍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頭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

扶植萬古之綱常誠宇宙間見之文晦翁謂爭光日月信哉

羅大經曰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安石之說浸漬士

我豈還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

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論潰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鍼砭

以管仲變左衽為衣冠罵[illegible]秦檜驅衣[illegible]為左衽真[illegible][illegible]損之臭

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叅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叅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

忠憤慷壯
断言

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胡澹菴上書乞斬秦檜金虜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

首敘慧通画法因遊覽名山大川遂猒俗而參禪此南禪寺之所以有慧者為

慧和尚說　　文天祥

慧和尚善寫真者也四方求者紛如文信公偕弟入山坐定慧為描畫兄弟狀寓意在忠孝歸朝圖信公遂指潮而自擬自描若屈原卜居以表其忠孝之盛心云

予里南禪寺上座曰慧。慧蚤為通人。得畫法於里之名手。挾是出四方。會留京師。復得相與傳神法於異人。自此覽觀山川之勝。遊歷人物之會。足目高遠。迥長數格。既數年。猒薄世俗。謂天下事止如是。觀不如削髮。遂為僧。蓋收江湖豪氣。一入山林者也。陸龜蒙自稱為江湖散人又陳元龍長嘯危樓人謂其有豪氣入山林隱士也然技癢卒不能自禁。歲為星源神像軸若干。大家豪

此言慧以畫見重于人四方來求者濟濟如也

此言慧為信公兄弟作畫圖寓忠孝歸朝之意可謂竭神之極

人見輒動心。亹亹不愛金繒以致之。四方遊山上者無畫以歸謂為徒行。藝之動人一至于此。余今年偕弟過山中。坐定慧忽躍然起。倉皇索筆。不再注視。描畫不踰刻而予兄弟二人嶔嶔之狀。嶔嶔即欽侚儼狀也移已宛宛如活。一日用繒一幅置予於前。予弟於後。冠三角巾着道衣。前者垂臂以執袂。後者歛手以卹袪。又作幼弟皆像。手持孝經一卷上紀移忠孝一章。若將獻諸二兄。左為海潮洶湧澎湃濤頭有數丈之勢。一金龜臨見。出沒於沉滯之間。題曰忠孝歸朝。忠孝歸朝四字乃文山生平素志特托畫以鳴之慧之用意亦勤矣。因聚觀者

此承上潮字生出許多擬議無非寄不忘宋之患惘若離騷賦卜居之意合為一腔者也或者文信公其屈忠臣後身未可知也

結言其忠心不見知有屬

與慧共評之。為之大噫。迺指潮而言曰。予寧駕絕海之飄以突黃龍之變怪乎。將極目於南龕北赭。南龕北赭海流兩岸也望洋而不濟乎。寧揚清激濁。以弔鴟夷子之遺乎。鴟夷伍子胥諫吳之亡王怒揚鴟夷于江將波流瀾趨。以嬉戲於杭人之旗鼓乎。杭人旗鼓分明悲宋兵之守杭州特見嬉也寧依乘於爇遊鯤化之會乎。將有鹹有腥。有滑有腯姑苟膳羞。以自活乎。鹹腥滑腯分明悲元人之腥擅入也寧淍淍不已。以取衡擊乎。將知止。知足。與汝水俱為縮乎。寧與波上下。屑於朝夕之往來乎。將觀陰陽之進退。察日月之盈虛。翱遊乎六極之表乎。質之予弟。予弟笑而不言。問之慧

逢後人餘意至今讀此圖如見文信公其生氣凜凜不磨云

慧曰區區何足以知之予於是服慧之得予貌而知慧之猶未得予心也因為紀其餘事之本末以謝其勤并具予之所以言者噫亦安得知心之士而與之語哉

文丞相宋室忠孝士也慧和尚為寫忠孝歸潮圖寓意深遠誠丞相知心人也至丞相自為說乃其抱屈子忠憤姑假說以洩故文詞亦相頡頏如此余為之贊曰慧和尚其畫中之畫文丞相其文中之畫雖謂留此冊青照汗清可也

昔叙土室窄狹便有下七氣之異

水氣 土氣 日氣 火氣 米氣 人氣

正氣歌 有序

文天祥

恭宗時宋祚垂盡文天祥以致仕起兵勤王後元滅宋執天祥履萬古不屈挺然自植卒遇害而死其作此歌亦見其浩然充塞兩間至今讀之猶凜然有生氣焉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汙下而幽暗。當此暇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漚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陰。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遝。腥臊汙垢。時則為人氣。或圊溷積臭。暴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

穢氣

來上七氣起下養氣七氣即上水氣土氣日氣凡七首言人秉天地正氣以生有浩然充塞于兩間特至時窮乃見尔矣引自古以

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審如是。殆有養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滄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齊太史書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南史聞比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在晉董狐筆。晉趙穿弒其君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在秦張良椎。張良為韓報仇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于博浪沙中而悞

蓋忠臣義士挺然以正直之氣奮發宇宙間視死如歸雖刀鋸有所不避

此言萬古綱常倫理皆賴此正氣扶持培植以不毀見齊晉漢唐諸賢非徒烈

中副車

在漢蘇武節。漢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屈乃幽武北海使之牧羝武臥起持節留匈奴中十九年乃還

為嚴將軍頭。蜀嚴顏為張飛所擒寧斷頭不降

為嵇侍郎血。晉懷帝蒙塵嵇侍中以身捍禦帝輦飛矢兩集遂遇害血濺帝衣

為張睢陽齒。唐安祿山反張巡起兵討賊與許遠固守睢陽大小四百戰粮盡兵疲城陷乃罵賊而死

為顏常山舌。顏真卿罵賊不屈

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亮率軍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出師表遂行

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晉五胡雲擾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予生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段秀實朱泚召之計事秀實與源休並語至借位事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唾泚而大罵曰狂賊五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而血濺面

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

裂而死已也 [illegible] 未方言已值陽九之奇數甘鼎鑊如飴者亦以此正氣耿耿不可磨滅欲与古忠義共垂光之謂也

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陽九數之奇也)隸也實不力。楚因纓其冠。(楚因晉景公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曰鄭人所獻楚因也)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皂。(音皂馬櫪也)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沴陰陽氣亂也)自辟易。哀哉沮洳場。(沮洳漸濕之地)為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文宋瑞指南録為或人賦云○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過零丁洋詩云辛苦遭逢起一更○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飄絮○身世浮沉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過金陵詩云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卻江南日○化作啼鵑

帶血歸。○元世祖己卯四月。張弘範李恒等軍還。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天祥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八月至燕京。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壬午十二月。殺于燕京之柴市。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其集杜詩自序云。余坐幽燕獄中。無所為。誦杜詩。稍習諸所感興。因其五言集為絕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為吾詩。

忘其為子美詩也。乃知子美非能自為詩。詩句自是人情性中語。煩子美道耳。子美於吾隔數百年。而其言語為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評杜詩為詩史。盖其以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于其中。維謂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詩。自余顛沛以來。世變人事。槩見於此矣。是非有意於為詩者也。後之良史。尚庶幾有攷焉。歲上章執徐月祝犂單閼日上章協洽文天祥履善甫敘。

是編作于前年。不自意流落餘生。至今不得死也。斯文

固存。天將誰屬。嗚呼非千載心不足以語此。壬午正月
元日文天祥書。

王炎午望祭文丞相云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為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痛望奠再致一言。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簀。何如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棄氣捐

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栢。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死為列星。不然勁氣。為風為霆。干將莫耶。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夷齊不仕周四皓不仕漢照已亦不肯仕元不蹈東海而死詞雖婉而意已決

却聘書　謝枋得

宋末為元人所戚文信公已歌正氣而死謝枋得從容就義元朝欲重用屢聘俱見却此書明以宋頑民處士自居則不仕元之意顯然矣遂七日不食而卒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四皓隱商山有采芝歌況蒸蔡含糯于太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魯仲連義不肯帝秦寧赴東海今既為太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之逋播臣

欲為宋遺臣頑民姑為元遊民逸民此守節義豈爵祿所能動哉

者亦可呼我為大元遊惰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太元之逸民者亦可為輪為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為蟲臂為鼠肝出莊子）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于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其有何面目見大元乎（項羽對停長曰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尚何面目見之乎）其為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其之心矣

每篇欲學赤壁紀遊賦終不及其瀟洒天然處乃知長蘓才氣高邁自不可及當時景象宛今讀之猶歷歷若在

黄山紀遊

吴古梅

咸淳戊辰十月既望。象齋鮑雲龍。古梅吳龍翰。足菴宋復一。来觀黄山。巔巓（音閑顩 作力貌）登高。飡胡麻飯。掬泉飲之。不火者三日。從者皆無人色。率不能從。予三人愈清狂。上丹崖萬仭之巔。夜宿蓮花峰頂。霜月洗空。一碧萬里。古梅談玄。象齋誦史。足菴歌遊僊招隱之章。少焉吹鐵笛。賦新詩。飄然有遺世獨立之興。次躡鍊丹峰。過仙人石橋。酌丹泉。徜徉久之。次紆路。遊水簾洞。踏月夜歸。少憇蘭若。把酒臨風對天都而酹之曰。吾輩與若為熟識。他年忘頭俱畢。無忘

一篇文字全得此末一段不然幾為俗筆

自有逸趣

此山昔歐陽永叔與謝希深輩遊嵩山吹簫歌古調吾輩倡酬之樂似之韓退之登華山頂邑令百計取之得下吾輩冒萬險人跡所不能到其狂又似之然韓有詩謝有書以紀其奇也吾輩可無一語留作此山公案乎於是乎書

此篇文字頗似柳子厚鈷鉧潭西小丘記末後一段更有精采

眞人有詩云
絳闕先都一
散郎偶來人
世且徉往身
中自有長生
室夜夜飛神
謌上蒼觀此
語則翁與天
遇矣與道一
矣

雲錦閣記

葛長庚

葛翁即白玉蟾也嘗遍歷江南覓三仙真蹟愛筆洞山而戀為三年于茲時山有雲錦閣觀主周師深請為記

翁作此篇

夫得道之士與天為徒與造物者遊呼吸一元驅駕萬象交友混沌出入浮黎策空騁浮乘飈控景鞭雲叱月給雨批風彈壓鶯花節制烟水呼一炁以為父齊萬物以有朋方爾有言像為心形俱醉呂耳俱喪有所遇為視之不見恍兮有象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若冲而虛若希而夷吾不知其名而字之曰道頃而圓若倚蓋聽之無聲

此与天与道分言若不免蹤跡至道閒矣以下設六人狀太無之形見萬象皆受命于天而以道為用率之同歸于虛無則萬物也天也道也皆一也真是有

堠之莫極其家。尺之莫極其人。形如雞子。無㲉無臭。吾不知其名而字之曰天。是二人者。其一曰道。其一曰天。吾於是乎拜道於無何有之鄉。逍遙遊之堂。拜道訖。道乃奴飛雲子清風。婕晴霞妻明月。吾亦若有所得。復往拜天於虛無之京。廣漠之野。拜天訖。天乃青其山綠其水。活落日。釣蒼煙。吾亦若有所領。道復遣天詔萬物。有能歌空舞仙者當乘道之勅歛。萬物芸芸而各應詔。道問天曰。今夕何夕。天曰。龍漢之明年。攝提之次春。道曰。宜得六人。各執六技以演真常之音。狀太無之形。使萬象森以待。為天曰有之。

妙唇故能形容至此且其筆性大奇逆來學道家所未能發

沆瀣西方日入氣

飛廉風神

有舞玄裳者。有吹蒼笛者。有韻玉簫者。有鳴瑤琴者。有飛銀盤者。有擊金鉶者。道曰舞者為誰。曰鶴也。吹者為誰。曰須也。簫者誰。曰竹也。琴者誰。曰松也。飛盤者誰。曰月也。擊鉶者誰。曰曰雹也。道默然。天亦寂。而耳目之吾時在其閒。欣不知夜。方命鶴而舞玄裳也。沆瀣下。梧桐泣。星斗墮松笛濕。次命須而吹蒼笛也。天宇空。石崖裂。月淒凉。水鳴咽。竹方韻玉簫也。黯黯然于飛廉之前。淒淒然于姮娥之邊。霓旌縹緲。羽衣翩躚。松方鳴瑤琴也。飄飄然於高岡之首。嗚呼然於流泉之口。玉童翺翔。瓊妃窕窕。乃邀月而飛銀

月中有銀蟾
玉兔
豊隆雷神

一蕭然局在
此見天与道
一物又与天
一

盤歟雲粘碧樹風吼青山天落滄海人在廣寒蟾噉金餅兔移玉丸乃召雷而擊金劍歟玄冥未歸靊霳作怒古木呑煙飛沙塞路雲族于空鳥屯于樹擊劍既罷道奄乎虛天忽乎無執六枝者亦各隨之而返虛無之居人間正秋天下皆雨千崖秋氣萬籟雨聲客疎然而獨曰道無形而用之有形天無聲而用之有聲彼執枝而有為者出乎自然而能蓋亦天之異用道之異名其實一物天與道并物無所物與道合真吾其有所悟也夫

白真人之寄蹟華洞山也山有水與觀雲錦閣時真人

登閣凭欄而嘆曰一江凝蒼千山潑翠開萬古煙霞之
國殿四時風月之天凭而嗟嗟而口與心語乃賦此篇
云云蓋以天地為機以日月為梭以煙雨為經以鶯雁
為緯以天而織之以道而彌綸之故曰雲錦
時有清江朱季愈脫塵怡性訪陶詩心遠地偏之句作
心遠堂白真人為記云曲肱蘧蘧箕坐習習有詩可嗚
有卷可執是非不入胸寵辱不到耳韜形于橐籥融神
于宇宙履大塊如黍粟望長河如建瓴眼纈損収心花
為寂天宇泰定虛白發光對境無心對心無境又云空

中之塵。若飛雪而未嘗見。牀下之蝗。若鬬牛而未嘗聞苟能晤言一室。俯仰宇宙之大。其心自絕雲泥。此等語即吾夫子樂亦在中之旨。吾顏子不改其樂之趣。白真人固仙流。殆亦儒流。

淵乎道骨玉
質氷姿不可
以言語形容

陳綠雲先生之像贊

葛長庚

瞻師之神。寒空片月。知師之心。紅爐點雪。聞師之德。氷清玉潔。見師之蹟。霜炎氷熱。師之一言。斬釘截鐵。師之一行。殺人見血。風月情懷。松筠志節。道法陸沉。玄徒瓦裂。師領郡檄。雷轟電掣。冠冕洞宮。典大施設。輪奐楩楠。陶埏坯甓。麗以粉奐。飾以藻棨。不逾年閒。滄江貫折。度五神琹霞裾森列。方有倫敘。閑閣洽悅。胡為雲鶴。奄歸帝闕。溪山失翠。殞烏悽切。散詞玉祠。栢子一夔。追慕替絢。使人哽咽。

玉蟾種桃齋寫神贊曰。南海瓊山子。香山居士孫。習文

不若陸賈。習武不如孫臏。八千餘里琴劍。二十一年水雲。偶過廬山之下。痛飲蟠溪之濱。縱饒畫得十分似。何似天邊一月輪。葛長庚閩清人。生於瓊。紹熙甲寅三月十五日也。七歲能賦詩。誦九經文。父亡。母改適。師翠虛陳泥丸。至雷州繼白氏後。改姓白。又名玉蟾。

昔言人生浮世若風塵草露百年只一瞬而已

此言身心幻化當隨境轉而与物共化

藝僊亭序

葛長庚

（葛長庚者瓊琯真人也又號為白玉蟾其為文玄思超俗藻語豁人可与吾儒顯相印証較之漆園之齊物鄭圃之御虛意同）

夫人之根於斯世。與朝菌何異焉。方皜皜然于東隅而又芒芒然於桑榆矣。（東隅日出之所 桑榆日入之所）然則半炊之曕。綮已一生。（淳于生一生悲歡只在主人黃粱一炊已畢）七日於山歸而千載。（王子山中幾七日而人間已千年）亦無怪乎其非誕也。蓋天地日月之下。同夢幻泡影之中。身隨境轉。心逐物移。未悟老椿之春秋。（大椿以八百歲為春八百歲為秋）大鵬之南北。（鵬鳥自北溟而徙南溟）而或與腐草俱化而為

此言以寄跡於海于塵幻以證虛無靜定以一包羅宇宙一息而空古今也

螢者有之。或朽麥與之俱化而為蝴蝶者亦有之。蓋塵沙浩劫。邈然渺瀰。來日如波。任緣而已。以今觀之。俯仰一世。酬酢百為。似以明月夜光。而彈斷崖之禽。以珠彈雀言此輕擲此身也而軀矣乎。吾亦曰與其軼蕩于心目之外。放浪于事物之表。孰若囬風逐景於寸田尺宅之間。寸田尺宅心也而飛神馭炁於大庭華胥之國。以虛無之境界。為靜定之工夫。鑿開混沌。擘裂洪蒙。可吾復繹思其所否者。經不云乎。生我于虛。置我於無。我本虛無。因物而有。苟悟乎此。可以了萬世於一電。括大千於粒粟。大千世界納于一粟中縱赤子於大方。彼有朝

此言天地間水火迭生總歸一氣之旋轉悟到此可以齊貧富之不齊一壽夭之不一

結言天地萬物統為一机而人自二視

煎金烏夜控火符者〔金烏火符煉丹也〕亦贅哉顏蹠彭殤〔彭祖壽極殤子夭〕吾亦不可曉也。鶴長凫短〔鶴頸長凫頸短〕非天而何。尹子〔尹子關尹喜老子弟子也〕則曰以盆為海。以石為島。魚遊其中。一日萬里。又曰。衆人逐於外。賢人執于內。聖人皆僞之。噫。理哉斯言。嗟夫。石火電光。〔人生如石中火電中光〕出然如呼。又然如吸。蝨臂鼠肝。〔莊子云一以為鼠肝一以為虫臂〕倏然如此。忽然如彼。尚非異也。曾知夫海與天接。月隨水生。吾道只一氣爾。天無冬夏之可為寒暑。而人以裘葛自時其身。時無晝夜之可為明晦。而人以日月自幻其目。地無山川之可以胡越。而人以飛伏自局

若悟到一
歸根而種
悲歡不生

其足物無葷茹之可以美惡而人以饑饉自萌其念有能窮一氣之根挈造物之肘則雖天地水火山澤風雷吾皆得與之俱化夫何悲歡之有

徐氏曰玉蟾其仙而儒耶不然何其見道之一而取文之富也予觀其贊朱文公遺像云天地棺日月瘞夫子何之梁木壞太山頹哲人萎矣兩楹之夢既斷一唯之妙不傳竹簡生塵杏壇已草嗟文公七十一禩玉潔氷清空武夷三十六峰猿啼寉唳管絃之聲猶在耳藻火之像賴何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聽之不聞視之不見

恍兮有象未喪斯文惟正心誠意者知欲存神索至者
說噫王磻其洵仙而儒者耶
王辰玉曰人當繁憂總集心骨沸熱懣若寤搖若曳魂氣細細未返之間粗法難調細諦不入非以出世儻洋之語滌之誰有能奭然解者人心有目目又有睫透扃啓鐍必從喜根今人好新是病病即是藥譬如望梅實能止渴渴即止矣亦復無悔非實非虛是方便法
道士戾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仙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摶駕元施肩吾皆本書生近

歲有譙定。雍孝聞。尹天民。皆以儒士得道。定。今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道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夫身作神仙。尚不廢書。乃知住世出世。俱必學問。不得。不然。凡俗子胸中數斛俗氣。何時淨耶。黃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々俗病者。獨有書耳

文品芾函卷之三　終